



# 迎冬

## 银杏树

□闪健中

初冬,最能打动我的有两种植物:一个是漫山遍野的黄菊花,一个是满目金黄的银杏树。野菊花傲霜怒放,银杏树遇霜成金。关于菊花的诗文很多,这里我想写写对银杏树的认识。

银杏树是第四纪冰川运动遗留下来的最古老的裸子植物,是世界上十分珍贵的树种之一,因此被称为植物界中的“活化石”。

银杏树和恐龙同时代。遥想侏罗纪时期,在温热潮湿的陆地上,银杏树阴翳蔽日高可参天,树下威武壮硕的恐龙在盘桓。那些食草恐龙时不时啃食银杏树的叶子,它们硕大的身躯与古朴苍劲的银杏树堪称绝配。

随着气候的变化,银杏树在欧洲、北美和亚洲绝大部分地区灭绝,只在中国保存了下来。

过去,我对银杏树的认识停留在书本上,真正让我为之陶醉的,是学校在操场边移栽了银杏树之后。

春天,银杏叶初生时,娇嫩如少女;渐长,则像一只只玉色蝴蝶,在夏日里翩翩起舞;再后来,则化为满眼的黄蝴蝶,迷离了金秋。

我最喜欢它们刚开始变黄的样子,一片叶子同时拥有黄绿两种颜色,看上去是那么斑斓,那么赏心悦目。

现在,银杏叶已经完全变黄。我站在树下拍照,让金黄的叶子过滤着湛蓝的晴空,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动的了。在蓝天的大背景下,金黄的银杏叶成了最美的点缀。

写到这里,我想起宋代诗人葛绍体的诗:“等闲日月任西东,不管霜风著鬓蓬。满地翻黄银杏叶,忽惊天地告成功。”原来,银杏树不光是我等的心爱之物,古之先贤早已心向往之。

## 一米阳光

□王慧丽

办公室的窗外有一棵梨树,树叶渐渐变黄、变稀。午后,原本被夏日浓枝稠叶遮挡的阳光,透过窗户柔柔地斜射过来,正好在办公室的墙上留下斑驳的影子。

墙变成了投影墙,在这美丽的初冬灵动起来。

我喜欢鸟造访。两三只不知名的鸟不知从哪儿飞来,呼地一下就停在窗棂上,投影墙记录下它们的一举一动。它们并排站着,你挤我一下,我挤你一下,或者窃窃私语一番,或者用嘴啄对方一下,然后扑棱棱飞走了。

偶尔,会有一只鸟孤独地在窗棂上站着,迎着阳光梳理身上的羽毛,犹犹豫豫地向左蹦几下,再向右蹦几下,然后不打一声招呼就飞没了踪影。

没了鸟,稀稀疏疏的树叶便成了主角。起风的时候,树叶在窗外摇曳,轻吟浅唱,在屋内墙上的影子则摇曳婆娑、婀娜曼舞着;没风的时候,它们的影子便模模糊糊地照在墙上,享受着岁月静好。

当我面对着墙,张开双臂,墙上便留下我的影子。我伸出手比画,一把剪刀、一对兔子耳朵便跃然墙上……看着看着,我不由得笑出声来,心里顿时一片阳光。

太阳渐渐偏西,投影面从宽变窄,越来越小,直至消失。

于是,我便盼望着明天的一米阳光。

## 多彩西泰山

□尚召品

初冬的西泰山是多彩的,不似春光胜似春光。

小镇上,谁家门前柿子树上的柿子正红,累累垂垂压枝低。迎面的照壁上爬着几枝藤蔓,一片片红叶抖擞在照壁上,远观近看都觉得比花还要妩媚。

山地的野菊花分外香,田畔、溪边、崖壁,不择地势,扬着笑意盈盈的脸,不清高,不媚俗。紫红色的牵牛花,缠绕在枯枝上,好似枯枝又逢春。黄色的大丽花,白色或粉色的格桑花争奇斗艳。

登上山顶四下望,千山万壑,异彩纷呈,代替春夏时节单调的绿,一树树正黄色的、深绿色的、浅咖色的、橙色的像花一般招摇。红叶树很多,五角枫、鸡爪槭、石楠、黄栌,丛丛簇簇散在常绿树中,红得那么耀眼,恍如二月的春花。黄色的橡树、栗树与青黑色的松柏并肩而立,泾渭分明。

地上满铺黄的红的落叶,应春而生,应秋而凋。对此寥廓吼一嗓子,一只松鼠忽然从树梢蹿下,迅疾跳到另一枝上;傻傻的野鸡嘎嘎叫着,躲进灌木丛里;一只黄褐色的小蚂蚱慌不择路,竟然蹦到了我的脚边,我用手捂它,它又跳进菊花丛里没了踪影。

夕阳西下,人声阑,群山寂。山鸟啾啾,跳跃盘旋,山是它们的,我们只是过客。

## 初冬时节

□白雪献

霜降已过,初冬来临。

太阳似乎感到了寒意,睡起了懒觉,渐渐把白昼变短。

早晨,太阳的脸比以往要红,阳光也温柔了许多,没有了以往的张扬。

有时候,缥缈的雾比太阳起得早,似云似烟似轻纱,笼罩着大地和村庄,让人仿佛走进了仙境。

田野上,青纱帐像变魔术一样消失了,种上小麦的土地平整而清新,润润的,散发着特有的气息,静静地孕育着即将萌动的生命,孕育着来年的希望。

黄褐色的大地上,片片青绿点缀其间。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农妇正蹲在菜地里拔草,她站起身看看这边的白菜、萝卜,它们长得蓬蓬勃勃;她望望那边的菠菜,它们长得黑绿壮实。还有生菜、蒜苗、芥菜……它们努力伸展着叶片,生长着,等候丰富人们冬日的餐桌。

初冬时节,树木有的依然枝繁叶茂,绿意盎然;有的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,傲然挺立枝头;有的开始飘落片片黄叶……自然之美尽显。

冬天的列车已经启动。人们也期待着漫天飞舞的雪花,把大地装扮成白色的宫殿。

## 霜染杜鹃红

□张文艳

走在五彩斑斓的山间,我被深深地震撼了。

起伏的山峦红黄浅绿,像恣意随性的大写意,尽情地奔放与洒脱着。山间连片的树木枝叶伸展,黄绿交替,红黄相间,每一个叶片都不尽相同,像是画师细心勾勒的工笔画。你瞧,黄色调皮地走来走去,给这边的树叶绣一圈金边,给那边的树叶披一件黄衣。红色跳跃着,这一丛,那一簇,高高低低,深深浅浅地撩人的眼。

咦,画师是被初冬的景色醉得慌了神吗?怎么在树丛中描绘了一朵盛开的红杜鹃?这花独自随风摇摆,红红的花瓣有些单薄、脆弱,昂着头手拉手向中间聚拢,团结在一起努力抵抗着冷风、冷雨。它在雨中唱,在风中跳,在冬日的阳光下灿烂地笑。它倔强地生长,顽强地开放。

我停下脚步,俯身轻轻地亲吻它的面庞,这才发现娇艳的花瓣渗透着岁月的痕迹,写满了成长的不易。在我眼里,它不仅是一朵花,更像一本书,清晰地写着:只要肯努力,一定能创造奇迹。

